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周姜詞

葉紹鈞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周 姜 詞

葉紹鉞選註

學 國 生 叢 書

王雲五主編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周 姜 詞

葉紹鈞選註

上海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出版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The Complete Library
Edited by
Y. W. WONG

SELECTED ODES OF CHOU PANG-YEN AND
CHIANG KWEI

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
D. S. YEH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Shanghai, China
1930

All Rights Reserved

緒言

周邦彥姜夔兩人同樣有詩人的天才，同樣是音律的專家，對於詞壇，又同樣發生不小的影響，所以我們把他們的詞選集在一起，成爲這一個本子。

周邦彥，字美成，號清真，錢唐人。生於宋仁宗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），死於宋徽宗宣和三年（一一二一）。元豐初年游京師，獻汴都賦萬餘言。神宗召赴政事堂，自太學諸生一命爲太學正。後出教授廬州，知溧水縣。還爲國子主簿。哲宗召對，使誦前賦，除祕書省正字。徽宗設議禮局，教他兼檢討。出知隆德府，遷知明州。入拜祕書監，進徽猷閣待制，提舉大晟府。後出知順昌府，徙處州，就死。

○宋史本傳不載生卒年月。據胡適輯詞選。胡又據王國維所作清真先生遺事。

○徽宗頒大晟樂，專置大晟府掌之。

在那裏。他的集子，現有以下幾個本子：汲古閣本片玉詞二卷，補遺一卷，收集最完備，四印齋本清真集二卷，附集外詞一卷，彊邨叢書本陳元龍集注片玉集十卷。○

姜夔，字堯章，號白石道人，鄱陽人。約生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（一一五五），死於宋理宗端平二年（一二三五）。○幼時從父親宦遊漢陽，後來他全家就流落在夏口。學詩於蕭德藻。德藻帶他到吳興，以姪女配他。他與當時文人

○這個集子有劉肅的序，說陳元龍「病舊注之簡略，遂詳而疏之，俾歌之者究其事，達其辭，則美成之美益彰。猶獲崑山之片珍，琢其質而彰其文，豈不快夫人之心目也！因名之曰片玉集云。」可見「片玉」是集注本的名字。汲古閣本並非集注本，也題上這名字，實在不妥。

○據胡適輯詞選所考定。

楊萬里、范成大、吳文英等相友善。往來長沙、漢陽、合肥、揚州、蘇州、吳興、杭州之間，過他優閒的布衣的生活。宋寧宗慶元三年（一一九七），他上書論雅樂，并進大樂議（今載宋史樂志）。五年（一一九九），又呈進聖宋饒歌鼓吹曲十四首，韶付太常收掌。後以疾卒，葬西馬塍。他的詞，有的在字旁自記歌拍。流傳的本子有以下這些：汲古閣本白石詞一卷，很不完備；四印齋本白石道人詞集三卷，別集一卷；榆園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五卷；彊村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，別集一卷。

邦彥的詞，貴人、學士、市儈、妓女皆知其爲可愛。○這個所以然，與其說一般人欣賞他的文藝，不如說一般人愛悅他的諧美的音律。在當時，唱詞、聽唱詞是

○南宋陳郁藏一話腴裏說。

民衆的娛樂。一個作家作品豐富而音律諧美的，他的作品與聲譽自會『不脛而走』傳遍各地，因為無數愛唱、愛聽的人都是他的宣傳者。邦彥是個音樂家，宋史本傳說他『好音樂，能自度曲……詞韻清蔚』他又是時常接近妓女的，當然有許多詞特地供給妓女歌唱而作，即不爲着這個目的的作品，由於他的素養，音律自也精嚴，這些作品是妓女與其他愛唱、愛聽的人歡迎的，無意間代他傳佈了開來，而歡迎的人便更多。在一般唱或聽唱的人，對於歌詞的內容往往不大措意，高妙的文藝與粗俗的語句幾乎看得無甚分別，因為他們的趣味全在於唱出逐一個字時的音律；現在人唱崑劇或聽京劇，即使明通詞句，也只翫味那音律的情趣，少有作文藝的欣賞，就是一個憑證。當時一般人愛悅邦彥的詞，也是這樣的情形。

邦彥的詞，大部分的詞人看作規矩準繩。這也是注重作風的方面少，而注重音律的方面多。他們以爲作詞要音律諧美，只消依着邦彥的詞的音律。四庫

提要說：『邦彥本通音律，下字用韻皆有法度；故方千里和詞，一一案譜填腔，不敢稍失尺寸。』這不是認邦彥的詞同於詞譜麼？南宋沈義父說：『作詞當以清真爲主，蓋清真最爲知音。』把『知音』作值得依奉的一個條件，就是說依着他，音律上就有了把握。後來詞的唱法失傳了，卻依然有謹守着邦彥詞的四聲以及字音的清濁、洪細等等來填詞的；直到最近的幾年，編者還看見過這樣的作品。其實，這樣作的詞與其他的詞沒有分別，就是與詩也沒有大分別，只是限制較多的別體的詩罷了。

我們現在對於邦彥的詞，當然只能與詩一樣看待，體會他的意境，翫味他的風格；至於他的諧美的音律，我們的聽官沒福享受了。他的詞，大部分是寫兒女之情，離別之感。這是最普通的題材，給一般人寫濫了的。但是他有詩人的天才，所以能寫得細膩，寫得深至。如其用畫來比，他的詞不是寫意畫而是工筆畫。他毫不吝惜工夫同彩色，這樣精心地一筆一筆鉤勒，結果作成神情凝聚的畫。

幅。譬如那首題作『早行』的蝶戀花：

月皎驚鳥棲不定，更漏將殘，轆轤牽金井。喚起兩眸清炯炯，淚花落枕紅絲冷。執手霜風吹鬢影，去意徊徨，別語愁難聽。樓上欄干橫斗柄，露寒人遠雞相應。

就是一幅耐人尋味的『工筆』。鳥因月色明皎而棲不定，故啼；此外又有殘漏聲，井上轆轤聲。這些聲音驟把離人一夜淒迷，纔得合眼的夢魂驚醒，所以兩眸並不惺忪而是『清炯炯』。在未曾合眼之前，別語是萬分地纏綿，別淚是不盡地零落，因此浸漬在枕函裏紅絲上的熱淚早已冷了。下疊前三語，人起來了，由房闔而庭院，不可堪的離別終於到臨。後二語，上寫居者的處所，『樓上欄干橫斗柄』，樓中人怎樣地傷心，已可想見；下寫野路的情景，『露寒人遠雞相應』，行人的悵惘更何待細說？○像這樣細膩深至的一篇東西，實是一件純粹的藝術。

○采用俞平伯的解釋，見劍帶三三二—三四頁。

術品，有永久的生命。我們讀邦彥的詞，應該留著心發見這樣的藝術品。

邦彥的詞裏，多用前人的詩，尤其是唐人的詩，只看陳元龍集注的片玉集就知道。這可分爲兩種，一是用前人的詩作辭藻，一是用前人的詩的意境。關於辭藻，不必多說，作家讀詩既多，那些辭藻自然不離筆端；猶如習居一地，那地方的熟語方言自然不離口頭。關於意境，邦彥往往能融化了前人的，更深美地表達出來。能融化，所以滅盡鍼線痕跡；能更深美，所以仍不失其創造性。譬如那首題作『金陵懷古』的西河：

佳麗地，南朝盛事誰記？山圍故國，繞清江，髻鬟對起，怒濤寂寞打孤城，風檣遙度天際。斷崖樹，猶倒倚；莫愁艇子曾繫。空餘舊迹，鬱蒼蒼，霧沈半壘。夜深月過女牆來，賞心東望淮水。酒旗戲鼓甚處市？想依稀，王謝鄰里。燕子不知何世，入尋常巷陌人家，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。

實在是用劉禹錫兩首絕句的意境。⊙但是能不被原詩牽制，寫出來還是他自己整個的情調。并且，他開頭寫江景，風致如畫，勝於劉詩；而末句說劉詩所不曾說，卻並非把意境說個淨盡，依然留着許多教人去想的餘味。這樣用前人的詩，與有些人老實照鈔，把作品弄得很死板很破碎的全不相同。我們讀邦彥的詞，這一點也值得注意。

但邦彥的詞也有不用前人的詩及成語、古典，只是說話一般寫下來的。工夫依然很細密，鉤勒成一種異樣的精神。譬如那首紅窗迥：

幾日來真個醉。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，花影被風搖碎。擁春醒乍起。有個人人生得濟楚，來向耳畔問道『今朝醒未？』情性兒慢騰騰地，惱得人又醉。

⊙看三十三頁注文。

真是一幅白描的『工筆。』其他如

更深人去寂靜，但照壁孤燈相映。酒已都醒，如何消夜永！（關河令）

極目平蕪，應是春歸處。愁凝竚；楚歌聲苦，村落黃昏鼓。（點絳脣）

都不假借什麼字面，全由意境的深遠，故成這樣很高的格調。

現在我們略談姜夔的詞。

姜夔同邦彥一樣，精通音律。他的歌曲也極受當時的稱賞。他喜歡自製歌曲。有詩句道，『自作新詞韻最嬌。小紅低唱我吹簫。』○在那首長亭怨慢的自序裏說：『予頗喜自製曲；初率意爲長短句，然後協以律，故前後闕多不同。』這一種自由，對於作家自有許多的便利；但當時作詞是以供歌唱爲條件的，故惟能『協以律』的他，纔有這一種自由。他卻絕不濫用這自由，不惜費盡苦心來

○詩題是『過垂虹。』小紅是他的歌妓。

完成他的作品，那首慶宮春的自序裏有『過句塗稿乃定』的話，就可以想見。我們雖不懂得詞的唱法，而讀姜夔的詞，覺有一種自然的音節，清新而超妙。只這樣低回抑揚地讀着，就彷彿神與之會，悠然意遠。他有些詞句，音節有餘，而吟味意境，卻極平常。如

記曾共西樓雅集，想垂楊還嫋萬絲金。待得歸鞍到時，只怕春深。（一萼

紅）

音節是優婉極了，但意境實平淺。又如有名的詠梅花的暗香疎影兩詞，論音節實在可愛，——我們不曾選，這裏錄疎影一首

苔枝綴玉，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裏相逢，籬角黃昏，無言自倚修竹。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。想珮環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。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裏，飛近蛾綠。莫似春風，不管盈盈，早與安排金屋。還教一片隨波去，又卻怨玉龍哀曲。等恁時重覓幽香，已入小窗橫幅。

張炎說這兩首『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；自立新意，真爲絕唱。』但是，這一首『前段用少陵詩，後段用壽陽事』。○我們只覺有詠物體的支離破碎的通病。即使不論全篇的渾凝，把他分開了看；如從杜甫詩句化出的『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。想珮環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』對於梅花也未見十分親切有味。

當然，意境很好的詞他有不少。在較長的調子裏，往往有幾句是絕妙的；卻不是完善的整篇。這是許多詞家的通例。他的意境的好處在淡遠，在清空。用畫來比，他不愛用繁多的色彩，不愛作緻密的鉤勒，只用輕紅淡墨，疎疎地來這麼幾筆，而這幾筆便構成一種光景，足供撫翫不盡。如

凭闌懷古，殘柳參差舞。（點絳脣）

遠浦縈回，暮帆零亂向何許？（長亭怨慢）

○也是張炎的話。

看似尋常，而仔細吟味，卻有極豐富的詩的意境，表現盡了悵惘低回的情緒。近人王國維論詞，以隔與不隔來判別高下。○大概所謂『隔』，指費盡工夫，卻不曾搔着癢處；所謂『不隔』，乃是就心中情，眼前景，人人所感，所見的一語道破，而情景交融，神韻宛然。像上面舉出的例，就屬於『不隔』的一類；不着跡象，不矜才氣，所以說他有淡遠、清空的好處。

我們讀陶淵明詩，同時總愛讀他的短篇自序，因為都是些精妙的小品文，與詩篇有同等的文藝的價值。現在對於姜夔的作品，也有同樣的情形。他有些詞有自序，幾乎全是詩的散文。如揚州慢自序說：

淳熙丙申至日，予過維揚。夜雪初霽，薺麥彌望。入其城，則四顧蕭條，寒水自碧，暮色漸起，戍角悲吟。予懷愴然，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。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。

○見所著人間詞話。

雖只六十多字，卻已是獨立而完整的一篇，淒涼荒寂，足感人心。本來，散文比較『率意爲長短句，然後協以律』的自製曲更爲自由，由詩心來驅遣着，自成佳作。至於那首詞，如

過春風十里，盡齊麥青青。自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。漸黃昏，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

固然能把悲感在淡遠的情調裏表現出來；可是後面就不免犯了『隔』的毛病；從全體講，反不如那篇小序渾凝而無懈可擊。這當然由於爲音節所制限之故。

南宋詞家如史達祖、吳文英、王沂孫、張炎等都受姜夔的影響，清朱彝尊說他們『皆具變之一體』。這些人沒有姜夔的詩才，所以掉弄筆墨，只好多作詠物詞；沒有真的感情，新的意境，所以搬來搬去，只有一些成語古典。詞的情味應該是『詩的』，而他們往往弄成詩味很淡的特種玩意兒。姜夔既少有這種毛病，淡遠、清空的境界又是他的獨到之處，自然無愧爲一派詞家的領袖。但是，他

有少數的詞，卻受了別一派詞家的影響，全變了平時的風格。如虞美人水調歌頭漢宮春幾首，完全是辛棄疾，如其同辛詞排在一起，很可『亂真』。虞美人裏的『東遊纔上小蓬萊；不見此樓煙雨未應回。而今指點來時路，卻是冥濛處。』尤其有辛詞的豪放的神韻。

我們選在這裏的，是周詞總數的三分之一，姜詞總數的二分之一。選取的標準當然不能避免編者的偏嗜；就是前面的一些意思，也只是編者平時所懷的平淺的見解，未必是允當的評論。本來，文藝的欣賞是讀者與作品的直接交涉；很希望讀者用自己的眼光讀兩家的詞，終於有所見，而編者這一些意思僅供參證之用。至於不曾選入的作品，讀者不妨從全本裏去看；如果也覺得這些無關重要，可以從略，那使編者欣幸極了。

十六年一月作。